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之三

汝南周念祖纂次

吏部尚書孫丕揚爲老臣靜聽日久察疏稽發無期懇乞聖明重大典昭大信以慰人心屬望事先是臣疏催京察奉聖旨卿清正無私朕所素鑒秦聚奎妄行訐奏着革職閒住其代辨各官湯賓尹等俱照考察及推陞疏處分察疏朕即檢發卿還安心即出供職欽此欽遵臣感激涕零即力疾出完選事不敢再四瀆

請竊意　聖明英斷迅若雷霆信如四時伏育靜鑒
將自得之今靜聽有日矣猶未可檢發耶以
祖宗二百餘年相沿之典使後人謂自
皇上今日而廢閣誰爲冢宰則臣丕揚也臣亦何足
惜其謂
祖宗澄汰百僚之意何臣身將去臣心未了伏惟
聖上念　前旨不宜爽信憫老臣不欲虛拘將臣部
三月初二日察疏并各自陳拾遺諸疏卽
賜檢發以慰通國之望社稷幸甚老臣幸甚臣不勝
翹望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許弘綱爲病軀日甚心迹可

明乞嚴覆核以維風化事臣抱病乞休惓惓待

命但呼隨行童僕日夜提槖囊而南耳忽見科臣周

永春參御史馬孟禎一疏內云有大僚貪被察數

千金而爲之營換察疏者意疑指臣與金明時臣

不覺且駭且笑夫金至數千不易辦矣而大宰之

參明時事固起倉卒也時臣方在後堂治文書偵

卒有馳報者臣亟往吏部勸止一段情景永春描

畫最眞何由汙蔑夫當時特不聽臣耳聽臣旋止

何至使輿情洶洶謂御史論一翰林學士削籍輸

贖而後快以集矢王圖𢼸御史建白向不說堂止
於事後迭揭臣劾讀揭而置之頃日病中未暇問
也西臺何地乃以賄聞若果指臣臣甘大戮矣御
史封事
上前不明白聲說故爲影語埋伏疑根此近來章奏
中所當首禁者非宋春一言臣幾不白而去矣
皇上乘臣未去可不立詰而廷鞫之乎抑臣之被疑
不止此也丁元薦之疏不曰劉國縉之浮躁係臣
所關乎䌹知京察舊規大小九卿各開所屬賢否
於部院而院部所屬例不互開彼互議耳國縉之

制伏陳永壽臣里居時心竊壯之故雖訪[illegible]所聞備諸醜惡臣猶願太宰之熟察也比太宰由一摺於袖中巳註不謹矣臣等四人商確移時始改浮躁諸臣見在可問也都御史於臺臣回道尚當考察職掌所在明註何嫌今或以為止或以為開臣豈陰開而陽救之耶太宰將以臣為何如人元薦闕乃於臣臣力不能與爭顧大臣聞言自當引咎况此時賢才廢錮朝臣晨星浙產之由謫籍賜環獨元薦及臣而兩耳何苦厲兵相攻塞四海諸賢起廢之路唯唯謝教以俟公評乃連日為臣而發

憤者轉甚臣竊有餘媿矣近又有疑臣之抑秦聚
奎嫌於附和者大與公論之說向固言之矣臣猶
記先臣鄭曉以南京吏部尚書管察事後復檢舉
其不當者五人王恕之爲太宰也察疏上而
孝廟不允者數人恕力爭之不可徐徐再延訪則又
自言曰
皇上之英斷是也丕揚三朝雅望臣每見必相勸以
古人肯以不肯之心相附和但察事未完須言送
至則其漸不可長也且部院同功一體事前則常
以道義相成事後則難以形迹相左臣言原之

紀耳未嘗輕詆其人亦未嘗輕摭其事也分謗分
怨臣心獨苦敢頓忘告天之語耶總之世風不古
臣望實輕信心信口多尤多悔臣之負 國甚矣
况兼罷病何以服官伏乞
皇上亟允臣歸保全始終仍
勅御史駱孟巔從實回話以定臣罪以釋羣疑臣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為煩言侵誣就事分剖仰
乞
聖鑒事頃接邸報兵科給事中朱一桂因祭典具疏
宜興多辭其出籍者顧天埈等立論甚新其詆訕
者顧憲成等株連甚廣各有公評難逃
天鑒惟是侵及臣愚關係衙門規例及內外二計有
不容不一剖析一謂胡忻藉首垣力攙奪常出臣
衙門升轉舊規每年一內一外皆據見任者計俸
序遷倘有事故離任則除之不與焉先是蕭近高
之下胡忻之上為孫善繼因被言徑去削籍彼時

臣奉差在里及臣于三十七年之夏復任刑科是秋方轉吏科清及衙門俸序則蕭近高之下爲胡忻胡忻之下爲孟成巳于是胡求外孟亦求外然臣所知者俸次而巳吏部據俸推升以蕭之升外既久遡以挨次之胡推内何籍臣力如一桂之言必蕭外胡外兩外而後可乎抑蕭外胡外孟外三外而後可乎事故離任者亦序俸而後可乎不但從前未有亦恐此後難行也一謂王淑抃改教避察吏科不爲駁記前是外計之時王淑抃原有物議臣與考功司朱世守議將察處及淑抃先期改

教因其議以甲科筮仕未及二載況核關等差俱
無劣者繼欲察處不過如是遂已之耳若王圖能
壓令不敢何如不改教之爲得乎臣等議處叔抃
之言溫朱世守曾告于尚書孫丕揚侍郎蕭雲舉
俱可問也一謂臣已當外察又管京察去年正月
臣外察事竣忽推常少未蒙
俞旨四月間臣告假送母還鄉屢次補牘疏凡十餘
上明旨況與外計不敢仍與內計而該部亦屢次
推陞不但月催之或旬催之若告假得
旨則臣去矣若催陞得

旨則臣衙門出矣及十一月聞察期逼近猶未奉
旨而該部及河南道延有停推之疏臣始不得已而
視事明知時態之崎嶇懼涉推諉之罪過耳延謂
之擲臂乎儻臣而端人也則必協力審已不敢妄
營營察倘臣而小人也亦必趨利避怨豈肯涉常
少不為而甘以身為怨府哉至考察一事臣等採
通國之輿論臺省之訪單憑部院之主持王圖自
是王圖臣等自是臣等各有生平何必文致假令
被察諸臣獨王圖出單而臺省無單今日之處謂
之阿圖固可然而出單者未必阿圖也臣等知有

单而已矣問其他且问附與否亦自有真是有倚
傍門户小技而聲響自露果無交涉即强欲羅
織而歧路終分憐諸臣即憐諸臣耳憎臣等即臣
等耳何必借佐命大拜之題以聳
天聽而邇察典哉人無交情國典爲重大體菑全豈
得一一如意也竊謂今番察事一言可决但將被
察諸臣之单發之九卿立于
午門之前查問來歷從公評論如果爲謬處則管察
者斯爲溺職而不必坐以黨附亦甘斧鉞而有餘
果如事因有據何必含昭昭之顯迹爲冥冥之裝

陷哉嗟乎祭事之舉議論殷繁咨訪商評已謝乏
人之憾欲刎目者誰無推求之思況復借題尋此
毒手乎伏乞
皇上聽從一桂之言
勅下九列將臣此疏并行發議按不公不法之實而
加重處焉　國是幸甚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爲計典久稽邪謀轉熾直言

剖析以祈

聖斷事臣接邸報見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破局一疏

疏中所載河南道關係尤重一款甚明御門之

題臣掌道管察在于去年五月于時臣在數千里外不知也當時署銓及河南道見在京一桂試一問之是非凌越立見矣其察之中所欲爭執者不具姓名察之外所苦致擊者更懼波及其心一似重有憂者非止爲被察諸人也而其套辭以籠羣佐察諸臣曰佐命王國此即金明時十二月疏中本

謀而一桂照應之耳夫六年考察萬耳萬目所積今番考察尤萬鋒萬鏑所伺倘单開有據咨訪相同即部院不敢枉縱人況臣等平臣等生平即善擁戴亦决不敢冐怨府借鉅典仰戴一無生平有口舌之王圖此事理甚明者況臣等所據科道之訪单耳欲望臣等以佐命先坐科道以合謀今部院科道佐察諸臣共戴一圖亦大難事夫九列之内何時何地何人無恩怨若遇考察必欲一一照顧以避嫌爲秉公則必荏弱此剛而後可恐 國家考察黜陟之法不如是也人自有清議人自有

眞心天下是非政未可定耳嗟乎靜止不誹唯屈易爛湯賓尹何物廼淵國俗時局不常議論適易憶臣初入都時論詆之輩欣慕執鞭惟恐不出大賢門下者非太宰耶今何不譽之甚耶至于顧李兩人罪案久定亦借察事微文爲解則更奇矣總之察疏未下人思翻局蜚語構鬬即察外者疑懲前慮後之謀耳彼韓敬者居鄉都作何行徑徽在

皇上恩榮回嚴父之顏足矣何至哆口挑激幾幸黨錮以快偏心

皇上何負于敬而喜談漢唐宋末季之禍錢神固可

入排　朝廷尚有紀綱愼無然也伏乞
皇上勑下九卿會議指名出身公平勘實是非既辨
亦望
皇上明賜裁斷臣等不敢避斧鉞之誅而使
朝有岔言聚訟之臣係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一日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揭職非一疏侵及同官同年

誠愧薄德不可稱于長厚然疏成三日遲疑未即

上意亦欲刪去數段乃此中脉絡貫串原是如此

若斷續不接恐觀者無由知此一段情狀故不辭

破顏爲之今背湯二兄辨疏俱自逃其所以嘗察

之故夫職豈不知二兄賢者當時皆選擇而使但

以賢而見舉須以賢而服衆乃可何以在昔察典

者未必皆賢及處分一下而人心帖然今次典察

者表表稱賢及處分一出而人乃大鬨職不敢多

引即如李三才所欲處之人今處矣王圖所欲處

之人今處矣雖欲辭阿名諱其信之至開口動稱
有单今次咨訪與昔年大異未祭之先蹊徑百出
長安喧傳謂揑造假单者甚多梅掌科前疏亦旣
言及之職以爲不特梅掌科言也即湯之條陳疏
有云在差者不得以道遠勘聞爲口寔咯揣糟粃
待
命者已有與闘外祭之往例難容推避此二語明開
告訐已知其所有授意造单之人矣然他人之单
不可知見任臺省必無有艮心盡劾開具王喬兩
人之单者有之必三才之黨與王圖與党爲之耳

可槩誣蔑者哉又試問曹湯二兒如史記事者[illegible]
卑乎熊卑乎記事之卑多于王與喬乎少于王與
喬乎先時長安公議有謂當以金明時陪史記事
並處而人猶不許何至王與喬且處而記事及癸
然無恙也此而欲避阿名又誰其信之又如王淑
朴改教一節請問淑朴之貪酷天下有兩乎若云
五年甲科筮仕未久然五年察內以甲科作縣永
久而卒不蒙免者豈少哉又云按關等差俱無劣
考又淑朴之外有撫按皆註爲賢而竟以訪處者
豈少哉又云縱欲察處不過如是若察處不及于

改教也如既調既降既轉王官而猶不免察者又豈少哉何以獨寬于淑扑也又何以昔之外察如此其寬即今之京察如此其嚴也夫淑扑公論不容授意改教而借逃考察即如李三才公論不容授意出境而借免拾遺其機變同耳此等破綻已早被舉

朝傍觀久矣亦不待職言也職今不敢泛及他語但就事論事再一剖析期與縉紳共評之耳使天下共知一段公案如此勿詡職危此二賢也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二刻

擬授御史徐良彥揭爲邪謀搆陷豈出離據實剖
悉以副公論事自去歲金明時以私書泛指五六
人既劉國縉假捏公单顯指職名尋亦悔罪而单
不付故職不辨昨見鄭繼芳一疏復以单相訾其
禍始于國縉職與國縉何仇何怨而欲甘心于職
惟是國縉爲邪黨之主而大爲羅網同己者悅異
已者嫉職之立身自有本末縉能招職使來乎故
欲剪其所忌無罪可藉而借于私書孑然孤踪而
推入于爐㶬職于擢無奈交也未同之言君子恥
之乃欲作寃窟耶且僞書細人事耳何其以小人

縣相度至其開單嘗將㮣等知之節白于副院副院以事付之烏有不必置辯有則據理宜參無則亦可省事既副院面詰之而國緡悔罪討逆不行故長安中罕見其單者夫私單而稱爲臺省公具爲匿名匿名之律何居而繼芳復以入封事祗添一重公案耳爲公爲私豈不知之將此單必國緡所投則撒鬥之釁又何居焉繼芳不過以令國緡而私言既明勢必相反故復致激出力而發坐五人之一以爲事後之議一以復解免之根患得患失而遂無所不至耳至于[illegible]五臣等語不過摭拾其嘗爲

大言欺人夫事不論理而徒欲以齒舌鬪求勝職亦付之妄人禽獸耳已若夫察與則自有王者在不必以此鼠為誣衊職孱弱之人又何必借此大題目也職本不屑與辨第今之黨禍豈論曲直有無則又不得不詳白之耳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二日

直隷巡按馬孟禎爲臣疏指事有據科臣詢訪失眞謹直陳始末仰祈

聖鑒以定　國是以重計典事臣

陛辭見在點查冊卷前往河南等處巡歷矣忽接邸報見禮科右給事中周永春爲察疏候檢日久等事內一欵指臣近疏所云大僚受賄留換宇章一節謂指佐院許弘綱臣不勝駭異此吏部右侍郎蕭雲舉事奈何妄加之弘綱哉先是察疏旣上之後長安士紳相向輙曰今年有一鄧士昌被察少宰貪其數千金留任察本欲取囘更換言之考功

考功不從復求太宰檢舉太宰不從此人所共知共聞者臣因察疏未下議論紛紛有慨于中爲今日詞林掛議太多故姑微發之以折邪謀不謂反巧而移之許弘綱也爲此說者一舉三得挑激弘綱與臣並脫卸雲舉而永春未之知乎永春欲臣指名臣何難于直指請試言雲舉生平併其近狀雲舉大臣也縱妾兄劉一泩家人龎大說事過錢關防不審不既多口乎寵愛小優江泮小唱謝恩等長夜酣飲出入無忌不滋笑柄乎得同年周應鰲千金許爲保護受火房吏戴世封八百改選昌

乎不多餓跡乎大選爲人討餞揀選代人造書前
選司面四諷以法行自近衣帥不端非屬官所鄙
乎外通營幣內結金吾引類呼朋爲大頭門非路
人所知乎有謂其訪單未發之前主使入幕私人
王三善等造謠造單無分　朝野無分邪正說入
綢繆者有謂其考期將近之日力庇所私跪求太
宰于火房司官見而赤顏辨吏閙而捲口者有謂
其知太宰去志將決署印在手大拜且近豫以奚
官許人招誘私昵相繼諭訛必欲翻倒清議而後
已者有謂其送援倫寒畫舉計事過告幕賓左擬

右激走一國如狂怨推于人德歸于己者永春不
見恭聚奎之疏乎內稱計事相爭言及佐院言及
功司言及各部寺堂官而獨不及少宰一字豈其
不聞雲舉爲人遊說多耶則巧爲之諱而欲益洒
彌張耳依門傍戶人人所恥雲舉與王圖官相同
資相同也朋攻王圖者既從一疏不聞一人起而
救圖也而懸目之曰附泰曰擁戴矣乃徽指雲舉
者言之自吞何允升則力排允升言之自丁元薦則
力排元薦言之自臣則巧卸擔臣不知說者何以
自解于附與擁戴與也臣與永春薦屬同省絕無

嫌隙寓含怨尺既不知臣所指何不一語問臣而過信人言以邪穢銓臣之事叧加之清正夙著之佐院眞可駭矣謹直陳始末仰祈　聖裁伏乞

皇上速下察疏以息紛紜之議其蕭雲舉在官受賄行私事情並乞

敕下九卿科道查勘以爲人臣不廉不法之戒庶吏治肅而人心安訛言息而計典重矣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二日

擬授湖廣道御史周起元揭爲儉人假捏公單奸黨合謀羅織事職賦性素直多招尤怨向曾力辟考選求請禮官部司不允勉就選列需次以來杜門日多同鄉舊寅而外罕相胥接往事悉付虛舟近局亦少揚搉謂可幸無罪忽遭劉國縉指造私書假捏公單極口醜詆復客報之同黨鄭繼芳抄入疏中職不知此風波從何而生其根職從何而起也夫大計訪冊職原不繳國縉何必着帖而創不收單之說傳帖示人傳帖宜着姓字國縉又何必匿名而捏爲臺省之公此其踪跡與妖書無異

其心術與鬼蜮無異造百服刑猾宜首坐平生奸
僞於茲畢露矣職入都首尾二三年于王圖不惟
不識其作何面目且絕無及門之刺諸紳及同咨
咸能亮之私書一事無而造之爲神奸巨蠹有而
傳之爲偷寒送煖均市井之行君子不爲也國猾
宜質之大宰核其從來乃上致好詞下開鉗網標
以綽號詆以惡名傳單時既隱己名上疏時又不
直指職名飾詞于堂官之謝從公何同鄉之來赴
已掩罪于長安乃復傳報于浙省於國紀目力辦
諭又誤繼芳也繼芳亦具有附心何樂動一公單心

至是沖國爵繼芳合謀流毒意不過欲去其所排阿其所親縱肆偵探懸空揣摩忻然幸有私讐題目以安排爵所使後來諸人震栗不敢多口論列因以為驕鋤異巳地矣然職素未嘗標赤幟輕嘗議人者也何斐除之亟也就令職有異議亦非國爵繼芳輩之所能箝也人各懷意見各具剛腸黨錮株𢷬二百餘人猶有皇甫規之流挺身而自坐者國爵輩豈能以一二人之武健險鷙把持異日事耶夫愛憎人時有也好醜之名由口造也此風不懲則凡意所憎忮之人輒信口揑誣耳耳相屬

聲聲轉和又何獨一國籍韙能之然而士君子必不爲者以其傷名裂檢未能點人而先自汚耳聞太宰將出都矣然必私書照而後可以去

國何得漫置之不照以滋議論之門遂羅織之計乎在繼芳國籍之心固喜此局之不結而永籍爲口實也公論漸明可以不辯然事關名節義難緘默惟在事者慮公省鑒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二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兆京爲　國是關係甚鉅

大臣不宜忘

君懇乞

聖明分別去留以破邪謀事臣惟大臣去就關四海

事之安危而後論雜揉正一身之利害故人臣有

潔身之義而尤有從令之恭

祖宗朝大臣未有徑情直行者頃日

明旨尤爲炳灼不意吏部尚書孫丕揚臣衙門堂上

官許弘綱忽有叩首東裝之舉夫今春討事不過

尋常止緣年來長安局面已成朋張陷阱科臣亦

知有逃竄之心

令甲則苦無避嫌之款實犯耽耽多方鼓煽以致結

局無期訟端遽起二臣力謝回

天討出拂衣良非得已顧今 朝宁九列幾人若相

携持而去 國幾空矣 國無其人何處度有階

之爲禍忿未有涯以之全身則並肩重擔何嘗私

知以之悟

主則轉恐激憤亦豈忠誠太宰受 國恩深副院蒙

主眷特殊則 君臣情猶父子報答未稱翻開釁覃

義固不出心亦何安從令謀者踏地榔榆況是後

也只以原無異同若心總求濟事值此艱虞敢[illegible]併力桂冠神武僅是身圖二臣何遽及此議論爲之激耳議論之來以王圖爲兵端然朱一桂頭中不慮震撼吏部侍郎蕭雲舉乎兩人地位相近益堪大拜適當考察之際構成水火之形生平無奏知者尚名擁戴則語言爲出脫者亦可交加今自煩言此兩人爲之囮耳去其囮則議息議則二臣安矣伏乞

皇上亟允蕭雲舉王圖請告速諭孫丕揚許弘綱安心供職庶　國體不傷　朝

事尚有賴焉至于小臣毁舉直同鴻毛不足論矣

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二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爲部臣借事發端

意專黨護懇乞

聖明洞燭姦萌以正人心以淸世界事臣觀今日天下大勢盡趨于東林矣東林之人其名可數三四年來乃頻見之奏章不稱臣而稱賢蓋不獨無識無骨輩趨之如鶩卽號爲君子亦多畏其黨懼其螫每順口稱道無能發一言規正之于是東林之勢益張而結淮撫李三才結諸得力權要互相引重略無忌憚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馳鶩各省欲令

朝廷黜陟予奪之權盡歸其操縱如去歲所致閣部書與計前貽各當事者書即更僕未易數也今年計典之誤實由于此禮部主事丁元荐頃來寃臣持議當堅一疏乃大快心于被處之諸臣蓋既幸東林智計之巳行而又假此一疏明示其氣鬼之大欲後來無一人敢攖其鋒者臣請備言東林禍天下之故而後悉元荐黨附之當治可乎臣向參論淮撫李三才與東林何與乃御史吳亮徑將寃成謬妄二書發抄脇臣臣僅于辯疏中據理稍折猶不忍盡暴其短不謂其徒于玉立吳正志等乃百

計甘心于臣挑動南北喜事之徒令其以得罪於
林一着攻臣使去幸公論已明未有應者王立武
又手自剳書授意一至厚者出疏攻臣又免其轉
託相知及新選科道官攻臣其人亦怵于公議不
果而其書已流布縉紳間矣王立等念猶未息復
計致南雄府保昌縣知縣焉士豪往署臣東莞縣
印士豪者無錫人憲成同里到邑僅旬日輒差里
長陳庭蘭押孤老癩子入人至家徵糧臣一戶百
餘丁歲辦條銀不過一百五十兩零八月前已完
至一百五十兩而猶不免押孤老坐催此果何法

臣家無柰將三十九年錢糧于九月併頭完之又設一櫃于縣門令密告勢豪陰事復明諭意于六房門皂令蹤跡臣家然終無以應後不知憑何撒提開臣一單在科道會單後從别路至矣士豪與臣從無德怨設非受指于玉立等何忍爲此此猶害及臣一人未足深訝乃其假講學以傳食郡邑號召南北樹黨攬權則盡天下有識者咸非之凡官彼中不欲出其門者咸苦之盖無錫縣有東林書院宋儒楊時號龜山祠也憲成自謫官歸會林居諸臣講學于此未幾其徒日衆遂因而挾制有

司憲陵鄉曲稍拂其意卽禍患隨之于是二三千里內凡官譽未起者官謗稍騰者地方不相宜而指摘已疏及者與夫貪贓壞官歸者咸思寘身東林以藉其游揚資其容蓋為後日地而東林之門遂如市矣黃正賓者原以貲郎冒遷諭名鶩聲于內因結淮撫所至郡縣無人不以上客賓之而正賓一喜一怒咸足繫諸有司禍福東林又可知已滸市有小河貨舟往來如織東林專其稅為書院費而榷關者不敢問每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來亦須送銀二三百兩助修書院乃已凡東

林講學所至王從每百餘人該縣必先飭厨傳戒
執事伺于境迎于郊館穀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
下不能辦會講中必雜以時事講畢立刋爲講章
傳布遠近講章內各邑之行事有與之左者必速
改圖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撫與別院譽聲至矣凡
所經過苦其來而喜其去者人人皆然矣今巳及
浙中諸郡矣海內惟徽人最雄于貲黃正賓係徽
人諸財豪見其氣勢如此咸俛首聽命不難屢多
金以應正賓不時之需淮撫東林不獨小可經營
恣藉正賓力卽圖大拜正賓亦每引爲巳任云東

林之行徑如此果純然君子否楊龜山倡道東南稱程門高第及晚年一出失足蔡京君子譏焉成之結淮撫不過以淮撫為蔡京耳周弘讓曾存處士方員于徐孝穆徐答曰未聞巢父存許由東園存角里弘讓未幾為侯景中書識者當其存方員時已知其必仕侯景夫以處士存處士且不可況枉是非之實以保貪又以山林而逆制 國是乎王安石辭侍從家居朝野傾動及參大政便棄衆任巳引拔匪人呂誨爭之不得乃抗章悉條其過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

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後果然憲成學術駁襍頗似安石而行遠不逮卽令家食而之淮之瀏席不暇煖與其徒書札所及大能使南北交攻邪正角勝在今天下已無一日寧矣其來靡歷識者方共以爲憂而黨附者不日清流則日清議之臣豈謂天下耳目盡可塗哉丁元薦借左副都御史許弘綱近疏以發難謂其不當避正謂東林三才所欲處者不當救耳而詆毀羅織諸臣無復人理言何容易至此夫從來　計典安得人人而銖錙之尺寸之故于時情共快中每有爲時所惜者其惜者卽有

徵瑕不須掩其快者即有片長無足原元春亦曾爲察小人當日不知曾爲人快抑爲人惜設有快者而復有出一疏以攻謂宜重處元春以其人爲君子乎抑小人乎夫工獻媚以應當事者之一快而不難極文致以啓下石者之效尤元春其自謂何也秦聚奎之疏特爲金明時要挾非眞而發其牽引六人者因牽情所惜並言之耳六人中應有亦爲人快者所惜者于紹徽喬應甲劉國縉平日素負謇諤聲當臺省乏人之秋而一旦並去固可念耳然國縉止以浮躁議紹徽應甲實雖處而名

猶升何官非人臣何地不可效苟從動忍中益堅
砥礪之節固
明王所渠加其來即諸臣又誰能阻其進而元荐乃
槩目之為姦黨欲壟粉之是
朝廷處置中猶寓憐才之意而顧不足以滿元荐殺
言官之望也亦足駭矣元荐疏中所述破邪謀一
段扛沉一貫顧天埈湯賓尹三人一貫之為權相
顧天埈之圖拜相二三年章奏中亦已說勝夫人
而知之獨崑宣黨三字自元荐始發夫人未盡知
也此姑勿問第云能窺其隱而力折之者清議諸

臣諸姦思爲一網計而苦于無隙借稱憲成之舊以發難難矣元荐何聽說至此夫言官就事論事皆至部院猶有何成心自吳亮發顧憲成書憲成始于物議夫既甘爲射的何怪弓矢之叢元荐不追咎憲成貽書之輕與吳亮發抄之謬而乃深尤于言官評彈之及且幷誣爲崑宣黨抑何據也夫以一賓尹之力不足當東林什一賓尹于東林原無撥路之嫌其隱處東林安從而窺即東林所以力折之者其跡安見元荐乃以同隙借書發難槩誣諸臣以姦黨豈夢中語耶王三善陳儒只一疏及

憲成耳俱不免黨誣而贓汚之猶恨　討典之不
處憲成豈真孔夫子乎一言之犯便當以得罪名
教律乎昔唐介自貶所召還宋仁宗曰知卿被謫
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可謂不易所守方之憲成
又得無愧乎元薦爲憲成門生精神意氣何一息
不用于東林疏中真意全在結末假令之一段蓋
見從前疏及東林者今已盡處且去不于此時爲
東林洩一憤無以樹趨附者之的而絕將來覬射
者之端其欲許弘綱不必避者正此意也凡讀元
薦疏無不盡見其肺肝然元薦亦猶乎人耳身自

黨附而反以黨誣人言盡姦欺而敢以欺濟慾戈矛任其口角機穽寄乎頴端彼身所欲賣者爲誰而心所欲傾者爲誰明所擊者在此即陰所扶者必在彼孰是孰非孰邪孰正舉

朝持正之臣不少宜能辨之臣恐元荐疏所混排者未必非今日獨行之君子而意所甘附者未必非後日論定之小人即見排者何足辱而見附者何足榮元荐必衛人品因此疏亦敗壞盡矣至東林之敗壞天下其禍更顯蓋自假講學以結黨行私而道德性命與功名利達共混爲一途而天下之

道學壞自濡迮淮揚而受餽說事無虛歲月且每利其千金之一擲若固有之而天下之氣節壞自廣納有司之贄幣而庇短護貪令其肆然民上而膏脂日竭而天下之吏治與其人品並壞自游揚之書四出而欲科科欲道道銓司京卿無不取之如携而不復問其品何如而天下之官評壞自指摘之怨生而移書揑單假 訐與盡剪其所忌令同時持正之士幾一網盡焉而天下之元氣壞凡此皆天下所共聞共見曾何足重龜山有靈猶當驅之門墻之外奈何同服孔孟之教于如日中天

之賞花發舒以東林一脉稱之豈不異哉夫蘭芝爲物至馨也其漸之滫君子不佩有穢于此厚而勝之過者忘焉脫或啓之誰不掩鼻而唾之以東林之比淮撫賄賂公行濁則俱濁固穢臣也非清臣也元春此疏將以爲揚其清乎祇彰其穢耳目今東林淮撫同所側目之人尚存寧幾而 計典之滋議則始于假書之播弄私書之把持成于金明時發假書之一疏激于湯兆京要挾之八字太宰不言假書之有無其意甚婉兆京欲爲人杜發假書之隙而以要挾爲詞其計巧而實拙假書終

未發出難以徑坐王圖至以斷秦𦙍三字誤太宰處諸臣則王圖南師仲胡忻均不得辭其責者也秉計察而私書熒惑者東林為祟至差家人總齎書者吳正志也代為送者胡忻也私書私單總非政體屬垣有耳方寸難欺當事者不此是察而預絕其源乃徒咎于秦聚奎之阻撓復慮臺省之有言不已左平史記事訪單至三十餘屹然不動何以服天下兆京得管京察實史記事力彼時臣犨河南道毫不與聞故以記事之不處豈惟太宰之私郱亦兆京所以報其知遇也兆京一出兩受計

于東林旋修謁于淮撫回護之情識者已識取喬
應甲之口語見之其作用何嘗一日爲
朝廷顧公與哉臣子狥私交忍負
君父觸目皆是世變愈亟莫知所終矣太宰孫丕揚素
節素心實足諒于天下乃同鄉諸臣無能以道義
相成反藉東林書以掩其末路時論惜之爲太宰
本來面目自若也下向見知太宰恨不能爲國士
之報聊以數語竊附韋弦昔武衛公曰國人毋以
我耄而交儆我太宰而誠賢也庸勿念乎臣非不
知時局已成牢不可破又非不知東林黨與衆能

禍福人顧區區憂　國之衷亟欲正人心以息邪
說伏乞
陛下早下計疏以結此局毋令太宰終不安更乞
陛下將臣疏與元荐疏幷下
勑閣部大臣從公議覆使邪正之分早明而僞言僞
行之徒不至稱　國柄以害忠良而誤蒼生臣部
去一官以謝元荐有餘願矣于玉立假手害臣私
書已在臣手臣不欲遽塵
覽姑待公論大明日發抄與天下共非之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兆京爲煩言異端流禍劇
善懇乞
聖明鑒察以伐邪謀事臣惟今歲京察吏部尚書孫
丕揚主之于上秦人也臣以河南道得與聞末議
于下吳人也故邇日煩言具攻王圖以齮齕太宰
而併以籠罩臣等王圖出國門矣徐兆魁忽移師
東林以齮齕臣而併籠罩管察諸臣夫秦人東林
風馬牛不相及兆魁太宰知巳豈不知之胡以混
爲一塗怨之一字兆魁不能忘情於東林耳夫人
臣事

朝廷德怨豈所宜言彼史記事者當臣去國尚未
入都豈有生平爲臣用力詎記事所能用也臣何
德於記事以察事爲報臣非私記事者以臣由記
事而管察以記事由臣以免察士大夫間必有知
其不然者即兆魁之心亦不謂然也臣豈能禁人
以口給乎人各有鄉人各有交所信者心所守者
法耳既謂太宰私其鄉又謂當事譎臣不以私書
處吳正志爲徇私交則今歲在事無一人公者安
得生人於空桑借材於異域乃免口舌哉縣令徽
[illegible]之怨尚可借察以修則管察者安所逃罪假書

之事彼等發之若曰曖昧之事不可以加人也私
書之事兆魁創之似乎曖昧之事可以加人矣二
者宜何所折衷且職能受計於東林不能盡得之
部院欲處則處欲免則免譚何容易職眞媿死矣
始則七人既而三四始猶營辨今惟歎息閭翻波
及怏心局外嗟乎諸臣之廢棄久矣二十年封事
以賜環爲首規令其人乃至是兆魁有怨於東林
不爲海内諸賢地乎且諸臣既已廢矣法于何加
吁可畏矣職愚奉職無狀至激人言察疏已下臣
事畢矣乞

皇上亟斥愚臣以謝人言者餘非所急也臣無任悚

息俟 命之至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太常寺少卿胡忻爲微臣無端被指披瀝控寃仰
乞
聖鑒事職曩者備員省中值御史鄭繼芳參論給事
中王元翰時當衆正合力攻邪繼芳突出疏攻元
翰疑爲邪人反戈職故出一疏正之乃繼芳恨職
不已遂欲以元翰之黨察處職職之當處與否自
有公論職不必辯職在科閱七年所資俸序在第
三循例内轉有何攙越乃朱一桂謂職外轉序定
攙奪常少職之當外與否自有省規職亦無容辨
惟是近日京察之事職自諳報本衙門職官外當

事者固無一人更端問職職亦無一言恩諸當事乃徐兆魁謂職以斷秦脉悞太宰處諸臣又謂職爲吳正志代送私書熒惑衆聽夫職雖太宰同鄉然自去秋以來絕未私見一面卽名帖亦未數投門簿可查門上人役可問也何從關說以悞之寃矣吳正志雖職同年然自謫降出京而後絕無一字相聞家人總齋私書有何踪跡職代爲送是何班皂無風無影懸空坐之又寃矣京察大典與太宰孫丕揚老成淸正詎一二鄉曲後進是猶天日在上公道難欺諸臣何謬戾乖刺之甚也秦爲盈數

時情躭玩引繩披根討在一綱打盡卽閑局之南
師仲亦不免焉假書之有無職不敢知而絕秦脉
一語何機局符合若此耶大抵諸臣撓亂察典以
扼太宰孫丕揚必盡甘心秦人而後巳伏乞
聖明電察以戢邪謀毋令滋蔓流毒無窮職不任激
切顒禱之至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爲風影誤聞無端汚衊敬陳梗槩以明心迹以全晚節事近接邸報見御史馬孟禎有大僚受賄留換本章一節臣讀之不勝錯愕夫所言者係臣名節安得無言臣佐銓政兩年餘矣黜陟選除之事尚書孫丕揚主之臣纖毫無私丕揚尚在可問而知也惟是計典一事
皇上命臣協贊臣愧無能佐一籌循省含慙負罪滋甚顧臣詞林官也凡內閣掌院係衙門事體相屬者臣得與聞乃鄧士昌者內閣中書官也按六年察典凡部院等衙門俱憑堂上官開單送本部臨

時斟酌去留惟翰林史官等及內閣兩房中書官等載在詞林典故俱閣臣會同翰林院商議的確送本部照原議行之向來無改今士昌原不在內有掌院印可憑丕揚與副院許弘綱臣與考功郎王宗賢共眼同打印而以老疾註者中書王益也比功郎領討簿回司于寫本時又非王益乃鄧士昌名而丕揚與臣不聞也佐院亦不聞也夫此何事堂官不聞乎即聞不容問乎即問有可私乎疏成之時天尚未曉臣問疏已上否再三緩頰欲功郎中止乎益因臣報六年滿例當出部不復口詢

而以凡一代之然一問之後絕不掛脣吻矣夫士昌卑官也數千金重利也以卑官傾重利有何希冀而爲之臣自入官以來斤斤繩墨一種寒酸氣味無異諸生此其有與無何俟臣辯至謂求太宰檢舉夫爲此說者誤傳也臣報滿日例當見內閣私宅會太宰在坐閣臣與臣談及士昌原不關送而今以代王益何也太宰驚答曰果爾法不當檢舉乎倉卒未竟所語而別臣所言者爲內閣存舊例于士昌何私且此後何嘗更向太宰復啓齒乎宜又無俟臣辯若乃劉一芝者寠人子也儲無隔

宿衣敝履穿今尚寄住人屋龐大者傭工役也應門掃除猶苦癡拙何計關通江泮謝恩杳不知其名銓地清肅臣于晏會又絕少且一切門禁關鎖何從出入周應鰲家居有年矣其官評在伊本部臣向何人保護果曾與太宰言及乎功司言及乎此皆可問後堂官戴世封者廣西籍也誤選廣西忻城吏目例當迴避選司改選昌平此亦當堂掣簽選耳世封何人敢以賣賄妄通堂上且亦安用賄爲至于大選爲人討發揀選代人封送前後諸司人各有心人各有喙今所討何簽所送何書選

司何人總之茫無影響而又云外巡舊轄者
臣所最簡遠而絕無聞問者也內結金吾金吾者
臣所不往還而未識顏面者也臣通籍二十六年
交遊極寡自謂臣門差可羅雀彼鷹犬何人也而
乃塡門乎王三善雖司官自升散公見外不輕一
會卽會未及時事彼三善者雅自負能受人指使
乎力庇所私蹤求太宰夫太宰與臣蘭味難忘遂
心見采折腰而求所求何事曲法而庇所庇何人
脂韋若此太宰能不薄臣臣于去年乞假省母疏
嘗屢上視銓曹如懼府所云希卽大拜而以美官

許人之說殊爲無當夫官・朝廷之官也臣敢以許人抑許何人惟是臣秉心弗長涉世殊淺臣之愿祗欲掩迂藏拙寧爲散木不爲青黃而一片熱心欲人和衷不欲人獻諂若送煖偷寒乃婦子態也臣所不屑至謂翻倒清議清議則在人心不可倒也左右挑激挑激亦在人以難可掩也臣見比年以來疑城險路充斥長安居恒仰屋而歎至食不下咽夫人謂通國若狂繼狂者而自狂耳于人質怨于已布德臣固薄而不爲即察與一事不過求平求安間嘗效一得于六卒而臣亦佐計中人

非木偶也至云奏聚奎者臣未識其面聚奎曾識臣否果投一刺一談乎彼自不及臣直聽之耳豈向渠求解免乎若夫王圖者臣之至交也同官同教習同典試又同講讀其厚至于忘形忘骸神味相投不啻骨肉年來商量國是不妨彼此相規自度三十年之交無纖毫忤而臣齒稍長臣倖稍先臣何必忌圖也亦料圖不忍忌臣天日在上其何敢欺妄之世態波雲自翻自覆金石可銷交道難泯臣甚無樂乎有此矣雖然顯晦升沉數也稱譏贊毀亦數也士人以信理信心任道任運者爲是

且夫身惟七尺也有涯百年之內能消受幾何而必欲以柴不然之軀而芻狗于世不大可嗤哉臣初意不欲置辨第係臣生平似難堅忍然臣亦從此塞兌掩口矣即暗雨陰風千百撼臣臣亦付之無何有之鄉矣緣臣憂毋有至情憂身有大病匪月以來連疏請急千真萬實與時事絕不相蒙即在波濤震撼中覺寸心無愧今日之事臣一畫而止耳伏望

皇上垂察勅下部院九卿科道從公勘問倘事果核實臣甘不法之誅如言出無根未有佐驗臣亦樗

櫟材也何補
聖朝懇乞
陛下哀憐早得放歸田里而以菽水承歡臣願畢矣
臣銜　恩不淺矣
辛亥年五月初五日

光祿寺寺丞吳炯爲據實辯誣以扶理學事臣待
罪本寺靜聽京察昨初四日得奉
聖旨臣幸無罪可安心供職忽接邸報見御史徐兆
魁論丁元薦波及顧憲成假講學以牟利挾制仕
途臣甚駭之夫丁元薦之疏是非有公論臣不暇
言顧憲成被誣久當論定臣不暇惜所惜者恐牽
天下而禍理學孔孟之道遂絕響于天下而士風
民俗大壞相率爲貪昧苟且之計風俗一壞關係
國家不小臣爲理學惜不得不爲顧憲成惜不得
不爲顧憲成辨夫顧憲成之人品信于天下久矣

顧憲成之學術正俗維風江南賴以多君子其有
裨于　國家弘矣疏中指摘數事若信有之臣當
唖其面奚容置喙臣江南人也耳目甚真不借聽
于採訪不受誑于憎口請一一直陳之一曰滸墅
有小河貨船往來如織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夫
滸墅小河即在大關之傍閣止五尺有橋高三尺
名爲便民橋貨舟不能過惟小空船可過以省伺
候開關之刻從來無稅此其訛傳者一也一曰關
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來亦猶送銀二三百
兩助修書院夫東林之會期日有定皆里居縉紳

與青衿子弟不招自來者未嘗招人亦絕無送銀之關使況書院小屋數椽修復已久本無厚費何暇助工此其訛傳者二也一曰講學所至主從每百餘人該縣館穀下程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辦夫縉紳赴會固非一人然俱二三僕駕小船並無僕張舟從者有則共鄙之不受縣官下程不領縣官一茶主會者捐貲自辦日中腥素四碗至晚腥素六碗俱四人共一桌費亦不多縣官若罔聞知此其訛傳者三也一曰會中襍以時事各邑之行事有與之左者必速改圖其令得安夫會中之

規每日輪客一位講書一章互相問難青衿皆得質所疑講畢童子謌詩一章遂散舉坐無譁並不談時事即民風土俗與會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關各邑之行事此其訛傳者四也至其牽引馮士豪黃正賓者臣不知何人夫馮士豪受　朝命爲縣令各行其志豈有受指同鄉而得罪縣中大縉紳者彼捨官以徇同鄉雖至愚者不爲黃正賓據稱徽州人與顧憲成素無瓜葛憲成亦衣蔬食儘足自給奚藉于正賓況諸生贄見之儀毫無收入決無染指　正賓之事此其訛傳者五也夫御史

風聞言事且遠在數千里外傳言豈能無訛訛傳豈能不忿使臣而非吳人亦當投杼三告怒髮衝冠矣第親見其行事有大不然者使臣知而不言令憲成受誣無以自解天下鉗口結舌不談孔孟之學則 國家之元氣豈不大壞此臣所以不忍默默也夫憲成不峻門墻來者不拒如王贇等玉石混雜理或有之不爲無罪其救淮撫書誠爲出位之言臣等皆咎之憲成亦自悔有駟不及舌之根所以被 朝議幾番而寂無一言重自創懲無復書于都下臣今日之言非爲憲成辨爲道學辨

也夫宋時以眞德秀爲眞小人以魏了翁爲僞君子今德秀了翁之人品自在憲成受誣何足惜但國家設學校開　制科以孔孟學招天下之賢才而使天下以孔孟之學爲諱深爲　國家惜耳夫國家設師徒明理學于　里居縉紳復講究明理學于下豈非世道之一助將爲愛禮存羊乎恐天下見噎而廢食道術不明狙詐日起誠如聖諭云紛紜攻訐貽禍　國家大可慨也臣中會試以來三十餘年叨名仕籍二十餘年而官止六品素無藉顧憲成輩之遊揚者且質性愚魯向不敢

愆懲言事亦不敢以訛傳妄聽冒瀆
宸聰祇爲開見最真敢明目張膽陳于
君父之前少效報　國之微忠臣早官無援乃不自
量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知必獲罪顧念臣受
國厚恩三十餘年今以一言罷官少有救于理學
少有裨于　國家之元氣耕東皐之田輸黍稷之
稅臣甘心矣伏乞
陛下發徐兆魁疏與臣疏
勑下撫臣按臣查勘如果顧憲成之罪是實臣言虛
謬甘與憲成同坐如徐兆魁疏中事跡皆屬訛傳

臣言不爲扶同妄辨乞
陛下明旨爲顧憲成昭雪使天下不以理學爲諱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　日

南京貴州道御史張養正爲世局愈變　國紀將
傾謹直陳當今喫緊六事懇乞
聖明早賜裁斷以固金甌事臣濫竽留臺尤督山積
向以討事席稾義安緘默且欲諺附調停令奸黨
悔過潛踪狂瀾徐俟鎭定尤可相忘乎無言靡爭
之天下不意羣兇煽禍歲無寧日節節生奸處處
設穽有不至于敗國亡家不止者臣觸目慘心縷
析爲
皇上言之蓋自奸輔沈一貫罪惡滔天累經言路指
斥積釁沈晦一旦蹔開日夜爲子孫隱憂身家奇

禍慮者惟恐妖書楚事毒發圖樹後援傾貲內結
拚命不休臣于去年七月間已聞其聲金十餘萬
寄頓王之禎家運籌打點又使其黨借齋捧之役
關通李廷機守死勿去以待接應之人遠近喧傳
的的可據羽翼既成機網四張故顧天埈姚文蔚
之死友岳和聲爲之貫串線索岳和聲之臭味至
戚沈孚先爲之窺探籌畫借西北之人以行東南
之計則王紹徽劉國縉陰爲與主喉同鄉之兵以
出背水之陣則金明時顯作先鋒改頭換面乍陰
乍陽百計剪除謀沓定局銅城鐵壘幾成牢不可

破之勢卒而天祚

皇家無奸不敗手脚既露伎倆終窮今劉國縉岳和聲王紹徽俱已討處沈乎先尤公然無恙也臣恐附體游魂終能作祟楊邊蔚軀尚伏隱戈乾坤大地中豈有背公死黨通同訣 國如斯人者尚可一日居于進退人才之地乎留不結之罪索以優容回適便留不了之議論以旁兹多口此時事之喫緊者一也自金明時首發大難甘心黨邪一時臺省習為衡枚東南之間公論大閧一二正人君子即貽書于臣痛發根因懇懇勤勤方且懼羣奸

成卒然之勢爲冢宰抱孤注之憂後見大計處分呑舟人網各不勝彈冠之慶以爲　國家自此可長無事矣豈意又有刑部主事秦聚奎者富貴念熱擁戴心忙不顧清評罔畏天理甘爲浙人之鷹犬更佐死力于明時乘察典未下之時攙嘴當前高視闊步三寸如刀一網打盡中間顛倒是非變易黑白代人反噬自有肺腸臣不屑與之競唇弄舌獨其沈一貫雖陽設陰施尤有憚天下議之意一言良心盡喪彼雖欲爲一貫番案而先已自立一奸邪之案矣仲尼曰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

悍也一貫既悍天下則君子矣一貫而君子則前此臺省昌言滿朝側目皆爲排擠君子之人而聚奎今日乃更爲之訴冤乎秦人充斥之說彼固自神其除掃之妙計然所謂充斥者必如張居正在樹時兵書則方逢時刑書則劉一儒工書則曾省吾吏侍則王篆禮侍則陳思育院副院僉則胡檟王宗載外之開府則王凝劉堯誨陳蕖饒仁侃呂藿輩要路凴陵爪牙四布而後可謂之充斥天下人亦信其爲充斥今聚奎何不屈指秦中充斥者何人充斥者何官臚列鏃張明示海內只以此水

上打棒之語激忌嫉者之忿恨哉至于彝命該死之言絕類市井撒潑脫令彝命而不該死將終其身無復有盡忠報　國之時矣此等議論古今章奏罕見衆拏直以道之

君父之前更屬無行詛之尤又且以依附秦人冀後來富貴等語鉗制廣衆令舉朝莫敢申明直道任其摧殘排陷之法以漸而至源源而來據臣訪聞尚有不止于擠孫丕揚一人者愈辭愈亟不勝不已　國事至此秖篤何時若不急爲處分將來且有不可言者此時事之喫緊者二也六載幽斥

祖宗大典不知歷幾多衙門費幾番採訪經幾番斟
酌天地在上公論在旁
令甲森嚴誰敢干之乃羣奸糾黨公然把持始猶爲
已而鴟張後且代人而狠噬矣始猶假手于言官
後且託刃于郎署矣始猶未定之時爲阻撓後且
已定之時肆淆亂矣一二幺麼其胡能爲蓋緣淮
貪雖敗怨毒未消身伏城闉日夜暗筭王之禎以
通天徹地之奸亘古窮今之惡惟恐一離要津便
墮無間地獄誓沉九族以衛四明主盟逆逋多營
窟穴擁金布局窺探　大內擁死賊扈顯與海內

樹敵且其蓄謀逞臆別圖徑竇深爲　國本隱憂
終成輦轂大害夫兩京大小臣工日夕待
命有同雲霓竟以一緹帥把握其間屢請而
命不下已自有因旣定而
命不下果屬何故覵　朝廷綸綍有同傀儡本兵
莫敢問也滿朝莫敢問也天下清議莫敢問也臣
不知此一命也將終不下乎抑待諸奸局勢已定
而後下乎抑下之時尚有如乙巳年之
欽留其人者乎抑待兩京諸臣合詞上請于之禎追
之而後下乎臣爲之禎九族計安危惟有拔劍自

例以遺言付天下曰之禎罪犯滔天悔過無及今
以一死謝公憤庶幾憐我族類耳爲之禎一身計
死生惟有望
闕叩頭以哀詞懇
皇上曰之禎大負
聖恩難當衆怒今且戴黃冠而偷生學辟穀以棄世
矣除此兩端更無善策若徒以一特權力氣燄借
朝廷之公典快黨類之私謀冀然已燼之灰更振
彌天之網則
祖宗朝豈無有緹帥貌視縉紳竊柄干政如之禎其

人者而今安在哉堂堂
天朝儘不少鬚眉男子恐此等壞法亂紀之事未必人人盡墮其術人人盡罹其羅也喚醒兒愚亟早回頭此時事之喫緊者三也湯賓尹以冠世科名淸膺品秩修行飾檢循序漸進何難晉陟臺階乃娶妾則逼死貞女矣典試則橫行場屋矣種種物議士紳弗齒甚至與吏部侍郎蕭雲舉朋黨比周聯絡烟結接元好之遺孤招崑浙之亡命引誘後進煽惑時流而雲舉者變化閃爍莫可方物陽託飲醇之名陰圖登壟之實私布㨾路之人坐收漁

夫之利共倚王之禎爲冰山小臣蹇裳濡足甘涉洪流波蕩之津大臣蓋面藏頭亦効昏夜乞哀之狀士大夫風尚如此眞成千古笑柄尚何以成清平之世界乎賓尹出國門之特餞者如雲獨留連于金吾之席久待者莫不目恨且鄙此等行徑哄傳南北今日之事更復誰怨即雲舉四布書札救援羣小祇以自殞生平而賓尹私人猶嘵嘵爲之稱冤也尚何益于得喪之數哉笑中帶劍腹裏操戈君子以小人爲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爲小人總之宰相兩字作成奸人忮求之私造成世間黨錮

之象且不知協恭和衷爲何事禮義廉耻爲何物
矣尚望其同心體 國爲
朝廷效犬馬哉若非
聖天子之聰明神斷亟爲勘破廓衆正之門杜羣枉
之路植黨行私長此安窮此時事之喫緊者四也
堯之時元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之時皐陶稷契二
十二人爲一朋周之時太公望散宜生三十人爲
一朋偉伐鴻名天壤無澈聲施至今何也股肱耳
目勢本相須甘苦鹹酸期于共濟惟正人君子之
精神心術一氣貫輸于太和絪縕之內無偏枯之

病氣鐵陷之虞故元陽聿壯陰垢自消耳今 國
家以外交困百務張皇天灾人怨接踵而至此何
時光景乎寮寀希若晨星郎署門可羅雀朝堂之
上僅有一無權之政府八旬之冢宰勉强支吾度
日如歲孤舟野泛更遭風雨一時林下諸臣沈鯉
郭正域呂坤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朱國禎方從
哲劉曰寧王德新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勁節
眞心可質天地維風厲世爭光日月皆海內繫心
之人翹首跂足望其旦夕起用者或累推而不點
或累催而未下或部推而復輟或下部而未覆小

者幽滯大者沉淪壯者抑鬱無聊以迄于老老者
淹淹待斃而至于盡夫惟君子之脉時續時斷故
小人之脉允續而不斷惟君子之運時盛時衰故
小人之運常盛而不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陛下奈何靳一舉筆之勞不使庶官庶事赫然一改
觀哉況乎小人械阱百出間諜多方必有乘是挑
激以造成淸流白馬之禍者害且移之　國家此
時事之喫緊者五也吏部尚書孫丕揚
臣舊八十高年澹然無物海內誰不諒之第近

日事勢不同宵小窺伺古板文章亦當畧爲變化凡所以潛消默奪如佛家降魔者應自鄭重從容具一種苦心寄意是固聲名兩全之道也金明時既已觸身奸黨公道自是難容大計屏斥何顧何忌又何必以要挾一事遂驚

御聽即有要挾徐圖未晚又何必須刻陳情自露褊急虛衷觀理平心揆物此等舉動見事風生不免過于徑直在少年猶可在老成則不可在發奸摘伏之言官則可在休休有容之銓宰則不可臣嘗接邸報見有叅明時諸疏即爲有識者云冢宰此

處大欠和平恐姦邪將來藉口進步未幾而秦主事之疏至矣不幸臣言而中矣夫不茹不吐古大臣之風而疾人已甚亦聖賢所不滿況乎賊兵整就假道無名闖門而揖之入丕堪豈得無過乎丕揚試清夜捫心亦未必不以臣言爲非忠告者見怪不怪客氣自融于慷慨激烈之中時寓調停委曲之意剛柔兼濟卷舒合宜又何必急急求歸以孤天欲平治天下之意哉此時事之喫緊者六也

夫世局起于人心人心平世局未有不定者 國紀關乎是非是非明 國紀未有敢淆者況從古

以致無不破之邪謀無不伸之正氣羣小俱有身
家俱有性命
聖怒不測青史直書何不趁早收心免使臭遺千古
臣裂背指髮瀝血告天臚列數款謬輸寸忱卸擔
及期入山念切非此不足以報　國家累世之恩
至于陷阱戈矛臣亦甘之也懇乞
聖明亟僉南北大計章疏遠下并將蕭雲舉沈孚先
秦聚奎王之禎亟行殄除以杜禍本將沈經郭正
域呂坤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余懋衡方從哲劉
曰寧王德新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等諸臣亟行

簡用以葆元氣仍諭尚書孫丕揚祁[illegible][illegible]必主

角太露羆致羣小拔[illegible]抵隙則[illegible]俟[illegible]野共

慶萬年之金甌可永永無虞矣

辛丑[illegible]七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揭爲支吾飾辯未足服人謹再據理發明以付公論事職頃有疏直發東林舉動之乖并及計事滋議之故自信一字不欺是非易見乃湯道長辯疏歸職于怨之一字夫修怨誠非長者顧孔夫子不曰以直報怨乎僞直道之能存何怨尤不可以執職生平又豈爲修怨人也卽焉父母所以加于職者不爲不甚職但惜其以甲科官輕爲人用耳其守之不染職實重之也丈夫處世何纖芥不可捐職肯屑屑效罵兒口語相復耶若果東林則又何怨于玉立疑職頗

甚害職之計頗深顧尚未能有加于職可置不怨涇陽公以前書招議論謂論者盡修怨乎于書有曰顧先生之書與淮上書跋俱誤蓋弟在中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然則顧書在于亦已知其爲誤可盡尤論者乎春間湯道長對馬掌科曰東林有一書欲處職與喬邵錢三人職曰錢爲南京官此喬儆我得之馬掌科而以告職者即十可例其餘中書猶列其名彼中其必及吾輩矣付之一笑此謂私書不多可乎私書之語謂職創之又可乎吳正志當處與否不在送私書在渠單中之事躋湯

道長曾對喬儆我謂所論人命亦實其畢疑出同
鄉則正志當處湯初意亦不諱今顧捏謂職指當
事者不以私書處吳正志爲狥私交豈職疏中意
耶曖昧之語無故而妄以加人其人必不祥機械
之事借隙而陰以中人其人必不正職誠愚戇斷
不忍以曖昧妄加顧要挾之中于金鋧桓湯道長
其自謂此舉何也當日假書孫太宰曾與蕭少宰
看蕭接筆書得非詐乎四字于東後太宰亦曾對
四司言之語洩于外金遂聞而具疏所云字跡類
誰不知語于何起今王少宰出城矣蕭少宰必繼

去矣爲假假書者其禍亦甚烈矣而播弄之人猶以假書來歷未明之故復逃吏議豈不倖哉去年五月初一日趙經廳往見署院孫老先生爲題喬儆我京營差事歸遇史記事于途述其意記事遂立逼經廳先要題湯掌河南道而喬遂緩此趙經廳親以語儆我者儆我見在可問也謂湯不藉史力可乎喬儆我之起亦出史意初本欲以喬付河南道後爲爭論淮撫不合遂不與復不與錢金二道長及事日逼乃歸之喬道長鶴臯此其故惟湯道長知之往例御史領大差不復兼察事近內外察

皆稱述長謙之且已辭　朝往永平旋出見聽
稱向以此比察似亦非體職歷臺條已十年亦曾
此督京察以舊相沿職掌河南道惟專咨訪採公
評定去留酌輕重則部院堂上老先生任也故自
咨訪既畢河南道隨具一書冊面送院堂送冊後
即河南道之責已塞絕不謁見冢宰并不送功司
一單即臺中應處員數悉取裁于院堂討論惟面
相商確必不輕開一字以全同臺之體今歲湯道
長皆不然只爲必欲處一金鋭桓遂至手忙腳亂
豈可謂此皆舉　朝所共聞見可謂職亦曖昧加

人否至海內林居諸賢其行徑與東林自別有足跡不及公門不涉他境不以講學託名不以　國事輕置口吻甘貧養重若將終身者又有專以講學爲事而風教自任特立不移即東林之招不應者此其人品吾輩方覩之如泰山喬岳景星慶雲恨不一日早出使　國家盡收多賢之效誰忍輕詆一言湯道長不此是辯而槩借東林謂不欲爲海內諸賢地何其舛也職本不欲煩言前疏一非得已如以爲流禍以爲邪謀恐未必然謹畧陳一二以質公論須至揭者

戶科給事中熊宗文爲敬陳時弊以祈
聖鑒事臣惟　國家所憂者莫如黨禍頃奉
明旨申飭諸臣戒以立黨殉私紛紜攻訐貽禍　國
家仰見
皇上之爲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臣觀今日之人情
竊以爲差異于黨也而其害則更甚蓋稽往事于
前代其以議論分曹門戶角立者大率一二聰明
才智之士爲之主盟而意見嚮人爭附時趨者爲
左右袒以羽翼之時勝時負代禪爲政其爭之也
誠不遺餘力而比其論一不伸則如隕葉驚花相

率飄零以去少有陰陽變幻其間者是黨之中尚有一不去不來之意氣故按而數之人品易定是非易明而今日不然也今日之人情趨慕而巧于揣摩鶩走而工于遷就時局中或倘其方張之勢或算其將起之機緣此傳會以希景光號召朋徒明攻暗刺楊原伻之對丞相而涕泪交頤張元盡之思得臺諫而願爲呵罵夫豈眞性哉似乎爲彼所用實則借彼爲用得一進身之門且藏一抽身之門方佐鬧場又安抃着倘事勢一敗便別尋蹊徑再作經營若趨炎者本不爲火赴湯者原非爲

梟熖息流布揑嘗他往耳即如近日上諭所鄙爲
反覆無常者後日關弓之敵正當年入幕之賓而
匿其情形并淆議論反以黨名誣信理信心謇諤
論列之士所謂小人居其利君子受其名而幾以
一字空人之　國矣敢因
天語所飭明揭其弊若此臣更有所慮者慮今日之
訓天下以黨也慮後世之疑諸臣以黨也　國家
計典之設所以澄汰官僚實用以風厲有位必阿
附者斥砥柱者進而後人知向往今歲　計典人
所嘖嘖不平者其人多耿介剛方爲時情所忌者

耳如臣同官外轉之王紹徽守絕纖塵性真百鍊士論夙所共推而第以特立不阿違忤鄉曲遂百計排之必不使安于
朝廷之上語令甲方惡黨同而考實政先除耿直將人人以紹徽爲戒雖有剛腸化爲繞指矣臣所慮訓天下以黨者此也臣于邸報見御史湯兆京辯朱一桂疏謂察事處分悉據科道訪單盍踵銓宰孫丕揚進單之意而欲科道諸臣共分其過夫科道咨訪既確而後聽部院分別議處此察典常法也迺昨歲初分訪時臣與兆京偶遇面語臣曰訪

單爲大條拾遺作大文章地耳若庶僚則何須用單此訪單旣收後紛然有分添入新單說京又語人曰我所收單甚富原不止臺省諸單且我卽處人人可結以單從何來乎兆京身爲言官且瀕視言官之訪單爲故紙而早執成心再熒別營己情見乎詞令窮究顯迹訪單共載者安然無恙而私單匿投方正見枉諸臣相顧駭愕若科道公單不得到部院之前也兆京見公論不容遂欲以諸臣謝天下乎切恐此言不自後日之追論察事者謂一時科道掩塞聰明顛倒黑白羣害人媢人以壞

國家大典臣所慮疑諸臣以黨者此也臣恨近來世態有行事決裂身犯公論者必指公論為黨襲用翻案翻局等套語以自解脫使比周反覆之險人得簸弄機巧塗飾面目以傾危正人以欺天下萬世也故直陳其愚惟

聖明採納不勝待

命之至

河南道御史湯兆京揭昨見徐海石一揭總是撫激二喬錢金諸兄及同臺被察者與職爲難及各爲仇耳職既與聞斯事敢曰他人共之請得而任怨無容言矣但中有吳徹如一段情理大謬不容無言憶去冬十二月約期收單同臺九人俱至大堂河南道交送獨喬兄海石不至後二日過訪喬索之喬兄云我原說封冊不與玆事海石畢昨同我送至許老先生處矣此一冊則海石托我轉送兄者即欲携歸喬兄面取番閱至吳徹如單則皆居鄉事立朝止汪黃一款即陳治則所參處過事

也喬兄云吳老師故人徹如只是嘴不好耳居鄉
事這邊人那得知甚是同鄉所送職應之日問海
石便得知單中名號不差只是情節假揑因指富
民吳雙橋一款云吳雙橋眞有這人乃是徹如家
祖遺僕已死矣非富民也餘多類此今海石乃故
反其語借刀殺人此等機關近來長安以爲妙用
然人品心術則冀海內識者以情理定之也須至
揭者

辛亥年五月初八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謹揭項見湯賓齋
一揭謂職前揭為挑激二喬錢金諸公及同臺被
察者與渠為難及各為仇此殊失職揭中意時局
畫蛇添足每翻人語意播弄機關大率類此舉
朝自有真是非議論儘可不較茅述送單來歷更
為失真職因年終造辦差上　奏冊稍忙故訪單
不及如期送喬儆我先與賓齋意不合每云一字
不應職曰同有咨訪之責何可不應及職將所積
單彙成二冊儆我過敝寓既徧閱許久乃附名同
送許老先生其送河南道一冊則儆我取職一名

中與傚我一帖差人送者非職託傚我面送也各
單日前亦有傚我與職者職常謂訪單既出公見
公聞即不宜效匿名事體其自具冊自署銜名固
職向來認真之素耳所述吳徹如單中人命事係
職未具冊前得之傚我閑中所語送冊後則絕無
一言及徹如之單豈止職一人有耶至云得之觀
政又杳無影響矣夫每一單而必推求出自何人
之手則誰敢具以授者質齋遇別單不深求而獨
爲徹如求多于職似太用意深矣借刀殺人此何
語也有意及此即皇天后土當鑒而殛之大抵

質齋亦畏徵如故一字之嫌必避又謂欲以此抵激徵妒而圖傲我其設心固如此耳夫質齋含要挾不辨而屑作支蔓語相搆此與市兒村婦口亦何異索之無味總屬逍詞職尚當與窮辨乎請付公論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九日

廣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爲辯言易飾理學難肩懇乞

聖明早察似是之非以維孔孟正脈事臣頃疏論東林託名講學諸臣舉動之乖貽書之謬明以山林退例　國是迹甚顯而事甚眞臣豈姤言理學者哉乃光祿寺寺丞吳炯代爲疏辯知其好而不知其惡固無足訝顧是非終難枉也眞僞終難混也方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士大夫童而習之壯而行之未有能外其學以立德立功立言完名表業者何嘗一日不明不行豈待一東林而後能行其

傳繼其統哉使東林自爲東林或亦擇人而收道必以正夫誰不服乃其作用畢竟共圖終南之捷耳其徒又多躁動所執贄而贊其栽培者無一恬淡安靜之人即講者何學耶濂洛關閩源流固在即我朝理學諸名臣無一人不得之靜養中臣未見日馳騖于聲利之場紛紜于結納之徑而得爲眞理學者烱之代爲五辯臣不必再辯但臣前疏所列非影響之言也士民皆有口縉紳皆有耳目也使吳烱所辯容有一半近實即忠臣尤不失爲賢若臣所疏原無一事不眞即東林終不足爲重

請求自反未路尚長于玉立向教人攻臣之書有曰顧先生提獎丁此呂等其用心甚深遠又曰顧某未嘗爲沮溺之流雖不做官而其報

主一念不問隱顯又曰顧先生之書與淮上書取俱誤盡弟在中州不與聞故致有此失今作此文字先要埋怨倒吳嚴所不合發抄而後堂堂正正據理扶義天謂提獎丁此呂等爲用心深遠殊不可曉但丁此呂沈思孝沈鉄三人皆犯天下大議論者提獎何意使天下相率而爲三人所爲果何賴耶懲戍既非沮溺即宜做官與其隱身而不忘報

國孰若乘時而盡究厥施若以貽書而寓報　國
之忠則前書謬矣即于玉立且云誤矣其救淮撫
雖吳炯不能不以爲咎矣以此名爲理學毋亦與
周程張朱之家法異歟東林所尊信者楊時讀書
之法曰以身體之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冥靜一
之中而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數之表以此律東林
能否而魏華父立朝惓惓以周程張朱四君子爲
請欲尊其統而接其傳而楊時不與焉黃勉齋稱
眞德秀則曰西山在朝廷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
論藉以開明萬類爲之踊躍如此眞何等人物方

之夷狀或尤有未至乎夫濁者清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富貴利達道德性命之反也士君子誠有志聖學須從清淨中洞徹道德性命之原久而不變使爲孔孟眞正脉反是縱能欺世盜名亦何益耶程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其述明道之言曰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説兢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汙濁雖高明才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職觀今日天下溺于汙濁者多矣醉生夢死者亦衆矣竊實慮其爲聖門之蔽

塞而吳炯反以爲學孔孟者之諱豈通論哉公論
自明固難以口舌勝也伏乞
陛下將臣前後二疏與吳炯疏幷下
勅閣部科道諸臣從公議覆但得眞僞攸分人心不
終陷溺卽孔孟正學與世道均有攸賴矣若炯欲
行撫按查勘世豈有勘理學耶

辛亥年五月初九日

巡按直隸御史喬允升為　國是混淆愈甚直述

臣疏未盡之意以乞

聖鑒事臣協理京察倏

有月餘不下因

陛辭完永平府巡事忽接邸報兵科給事中朱一桂

一本特反大亂將作之疏內牽扯多人而波及于

臣云并協理之任一手握定夫臣才能譾劣又見

近來人心嶮巇巧為羅織本非公也反扯人以私

黨本波忩也不難含沙以噴人遂致有今日原不

欲聞察事業已于去年十一月內

陛辭出巡不意臣副堂許弘綱到任之後即札委臣
協理察典堂委義無可遜路人所知也果何手可
以握臣似可無辦唯是邪臣敢亂察典一疏臣感
時觸事不得不一言焉敢盡言而無諱可乎葢侍
郎王圖與蕭雲舉名位相逼希心大拜頗生嫌疑
弟王圖躁而疎雲舉陰而險郎御史移書一事不
知出自何人何手者理可正也王圖輕信而以其
事聞之冢宰丕揚過疑而以其事示之雲舉爲雲
舉者正宜佐察唯謹解疑破障可也乃復其事于
么明將劉國縉則二臣臨察紛紜實雲舉批之也

雲舉嘗語人曰我二十餘年受王圖之氣今始得洩矣此兩人相搆之真態也臣等以私書之事踪跡未明而兩臣相搆恐其黨藉口是以俱姑置之不慮考察之時雲舉爲其黨湯賓尹劉國縉金明時等營救不能屈節冢宰以周旋者長安中所共聞見又爲渠同被察一中書求救聞疏在
御前尚未拆封雖令功司設計取出賴功司以事干
重大拒之而止其無
君無天無忌憚一至此其餘通賄營私撓亂選法歷歷有單臣不忍盡言之以傷雅道夫雲舉之黨救

既不能得之于冢宰遂令恭聚奎挺身代辦盍聚奎以恤刑廣西之故一向杯酒綢繆見其昏邪易動遂以富貴功名誘之謂冢宰年高久欲乞身察後已收拾火房而出冢宰去則雲舉署印一行枚卜則雲舉又相矣冢宰即未得徑去而此疏一出亦難復留近則有署銓之權遠則有拜相之隆首功之人何求不得此聚奎上疏之本謀也不然何雲舉繼冢宰請告而其辭倉皇有棄官如弊屣之語聚奎言功司佐院各部寺堂官爭之不得而獨于竭力乞靈之雲舉反諱之何耶臣實察者也見

察與天下異議横生安得不一言點破以聽其敗過悔悟公忠體　國庶幾古大臣光明俊偉事業尚未深言而已權毒肆矣則曾察者必無一人敢任而後可被察之人有單可據有跡昭彰任其雌黃顛倒默默一無所言而後可則何以成紀綱也臣與一桂同年同取同守候同憂制來補官相知甚殷尚不見信臣直膓孤立素耻入黨猶目之曰黨臣媿死矣夫臣之身名何足惜獨惜　國家之大典自今日決裂世道之人心自今日淆亂詆公詆私詆黨詆非倘

聖明自有洞鑒海內萬世自有定衡不勞逞紛羅織

為世更乞

聖斷早下察疏以完此大典庶浮言無所借口人心

大定公論漸明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初九日

擬授御史徐縉芳等揭爲懇發私書來歷以杜讒
口事職等拙守寡交刻自砥礪茀以縉芳救顧涇
陽一書遂來讒口并及株連而候
命之人無可瑕摘突出私書大生羅織于時考察伊
邇職等不欲多言混淆亦謂太宰終當發露不意
察疏遲留而讒言復借以擠陷今察事已竣私書
未了之案不可不明果如徐御史揭云是蕭少宰
已見其書矣果如喬御史疏云是王掌院傳之冢
宰矣職總不知茀其私書之根由可不詰乎書而
眞也何自得來書而僞也誰人揑造及今掌院未

離　國門可核可証此其中惟太宰洞晰之職等有無干涉一言可以立破不然坐令黑白淆亂而授奸人以口實是禍職等也雖天日可盟公論自在要非所論于今之世矣職等五人之中有一爲非即甘受斧鉞之誅倘一無所涉而讒言高張恐亦非

國家之福敢祈一疏爲之昭雪使天下共見共聞之

世道幸甚職等幸甚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初十日

河南道掌道御史湯兆京爲咨訪原有成規飾辨愈明朋比謾陳事理以祈

聖鑒事職以典察煩言之與先料應有轉尋題目姚宗文復有私罪之疏矣削抹根株亦一奇也職來自家居聞見周爰咨諏實所夙夜發訪固遵成法職昔在差亦曾與此發訪候

命所咨亦係故事見在臺省亦曾與此職自思其居豈料人欲箝其多口宗文述職面語委有之蓋爲論咨訪事而發當時尚病職求言太廣今更謂濟視言官訪單非情也職憶去冬臺省郎在京者亦

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那得云少宗文郎欲同巳者皆無單異巳者皆有單乎陳言　明廷尚有彼此江陵之勢尤不能使臺省同辭宗文欲令凡在言路不得爲異掩塞聰明顛倒黑白恐無此法也叓緊在太宰所進之單彼單雖謂職等所送彼此俱有何得言私所欲庇則謂單爲私所欲去則謂單爲公亦太以臆斷矣會單之時斟酌參伍儘多商議外人安知勢有衆寡强弱理不爲移詬認之矣伏乞

下部院查議職等應訪科道應否各自開單庶公

私定而是非亦定矣職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爲感時激衷懇祈

聖鑒及早保護善人一脉事臣每觀往史歎恨邪曲害公自古而然然入朝見妬野則巳焉孔子罪臧文仲蔽賢不過曰不與柳下惠同立朝耳倘士師之位旣奪即擯斥之謀亦已故父母之邦猶存直道之士三黜之窮亦有三仕之通奈何今之讒人太巧擠人無巳時乎屈指正人如湯兆京曾于汴丁元薦吳正志等諸臣排之不遺餘力猶曰或當事任或離巖穴芝蘭有當戶之鋤玄黃有戰龍之勢操戈下石急擊勿失也王于顧憲成于玉立二

臣或一鳴之立斥未還或九死之大冤未雪白首絕青雲之夢長夜無將旦之期天下無不聞風誦義隕涕傷心縱不相推手　朝宁宜可相忘于江湖今旬日之内衆鏑交加臣心竊歎不能已已昔韓侂冑設偽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之熹乃落職罷祠今何不幸而繼祖之後復生繼祖三傑之後更出三傑況昔之繼祖猶扼立朝之理學今之三傑至錮在野之遺賢乎除御史徐兆魁巧詆顧憲成口語非惟無涉甚則相反已經寺丞臣吳炯據

賓款析了翁非僞君子德秀非眞小人兩言而決

臣不敢復瀆

宸聽臣所咨嗟慷慨憤悶不平者唯是　國醲空虛
之禍人喜禁錮之謀天下方痛恨衆君子之難進
兆魁乃惟恐有一君子之或進而預斷其來入山
如此出山宜何如天下方恨衆君子之易退兆魁
反惟恐有一君子之不求退而且窮其路垂翅如
此奮翅宜何如爲小人者人人可以高爵厚祿但
不宜及于君子爲君子者人人盡嘗聲銷影滅斷
不許留在人間廿年廢棄猶來捷徑之機六部權

殘未息關弓之志兆魁意欲何爲二臣當得何罪

語曰善人者國之紀也

皇上試觀今日善人何如哉如晨星碩果矣如霜木湍舟矣如秋蓬矣如萍梗矣譎籍二百餘人其茹而連拔者何人其蹶而再起者何日灌之漑之不見其長斬之刈之日益以甚疎且一目巨魚猶有縱壑之時因江爲罟幾無忘魚之恨矣解其一面鴻鵠猶有高飛之日彌天布網遂無失鳥之嗟矣

爪奚[illegible]旻子既取而毀巢推兆魁之心將使

[illegible]

[illegible]乎廟廊無棟梁山藪亦無林木

乎冠不可彈石亦不可潄乎朝不可與共治國亦不可與並立乎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未有舉者原曰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辨官利口者人畏之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多矣彼猶王之庭也不廷之人猶將不免于刺喙刀鬣焉冥冥弋猶慕飛飛何所止爲若人者不亦窮乎嗟嗟亦太盡矣太盡不祥諸臣何不平心而稱物處衷以覩理也明知逖察有意故脫處非其辜猶曰阿私所好耳但窺訪單有名即推出自別路猶曰利害迫身耳若乃求

有非無不恕躬厚人薄失倫加膝墜淵由愛憎羽毛瘡痏隨喜怒計典升任尚與奪其言路之悲忤權削籍反得溺于利達之謗不呼自至且非諫官名節所關起而未出反詆諫臣穢德之著終朝謝事甚至說究道苦舉國如狂一味講學反罵醉生夢死終身不解掛議薄懲動必解今日爲某事因處某人彈墨未乾而訟言先鬨無端大難豈不曉彼時爲某人欲殺某人力阻僅免而毛疵務吹在已則揩劒客刀歌謡揑造可寬匿名之律在人則明目張膽言語細微必科授意之條同一居鄉也

徵輸到門肆彈氷蘖隕身之令弦誦在戶便掣府
縣當事之肘乎同一私書也出乎同巳則疑夏球
女奴之習誣及异巳輒信曾連聊城之矢乎當年
直聲久著何藉口其徒標榜之高天下公論難淆
何委罪近日山林之訕元惡巨憝任酣睡卧闥曾
未聞白簡之加東園甪里雖遠遯深谷猶不許紫
芝之杲瘵
聖度轉圜方將回雷霆爲雨露不忍高賢終扼于下
僚讒口銷骨直欲伐薪櫍以斧斤務令名臣永棄
于盛世如此設心何不易地而處如此立論何不

易口而宣昔杜衍家居一日憂見于色門人問故衍曰適覩朝報行某事所以憂又一日喜見于色門人未及問衍曰某人進用社稷之福衍荷國恩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忠臣用心如此今隱身不忘報 國却以爲罪案矣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唐太宗以爲訕謗魏徵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卽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書天子不嫌訕謗今一閣部書便遥制國是彈射不休矣嗚呼范滂李膺可對獄吏司馬諸賢可榜朝堂自古正不勝邪從不敵衆往往皆

是今何足怪獨念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昔人猶謂
十世宜宥今日忍使一網無遺漢唐宋末季之禍
諸臣奈何喜談樂道冀幸其必至且惟恐其不速
乎即諸臣言之激

皇上聽之今日激之以為首功不過牢修皇甫異日
傳之以為首難則為侯覽曹郎諸臣將何居焉臣
謂　國家保護善人當如保元氣真精内固勿令
邪氣外侵上也邪氣侵膚急投湯藥勿使攻心次
也況今方寸真元僅僅不絕如綫能更堪百邪迺
攻迭進哉殺機太狠生意已微維持調護倍宜愛

惜伏願
皇上　察治亂之機　審賢奸之路扶一陽之來復
抑羣陰以退聽弓旌悉賁于丘園青蠅毋玷乎白
璧立召憲成等赴闕趨　朝少收忠藎之效
速諭兆魁等剖疑釋猜稍養平和之福則讒説庶不
震師善人或有噍類賢關通泰郎
國運靈長而學術世風俱有大賴矣臣不勝激切延
頸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二日

外郎銜例具訪單呈堂今在堂官孫丕揚處中間曾有一句枉及善類否自後調補選司不與察事適會咸行鎮日在火房靜養今當事諸臣猶在臣曾有一言營救某人中傷某人否設使當時稍有踪跡疑似堂官何私於臣不以考功法中之直至今日煩旁人挑激也臣處堂屬之間有家門之嫌隙亦有謂臣履危疑之地宜早自引避者臣以為奉公守法可幸無罪流行坎止委運而已楊遜辭雖是何揣摩豈謂太宰有憾於臣耶此其中臣也甚巧而其窺太宰也亦甚淺矣年來讒諂面諛之

人乘人鬪捷史記事大亂將作之疏以林下爲贄者也今養正世局愈變之疏以司官爲贄者也逢迎本是一意鍜鍊若出一手時勢宜然無足怪者且養正亦何知世局之愈變耶臣但見養正之乍賢乍佞忽保忽忝屢變而未有定若臣之塞自有不變者存何能推臣於局之中也彼其意不過代人驅除耳臣豈待驅除而去哉臣數月以給假還葬至情求堂官代題者數四至本月初二日得請初七具題今但祈得

而去耳誠不忍見 朝廷之上讒人與佞人交通

南北搆成此論訛世界也養正之疏適與去會臣於養正何尤焉所以因言罝辨者亦以明臣之居官無黨而已伏候

聖明裁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伍容菴曰沈銓部恬雅士也當浙中三樹秉鈞時淹留閒局甘心焉豈其今日顧欲然已死之灰哉淮黨有除處者有劣轉者有悶出文沈兩銓曹意文各立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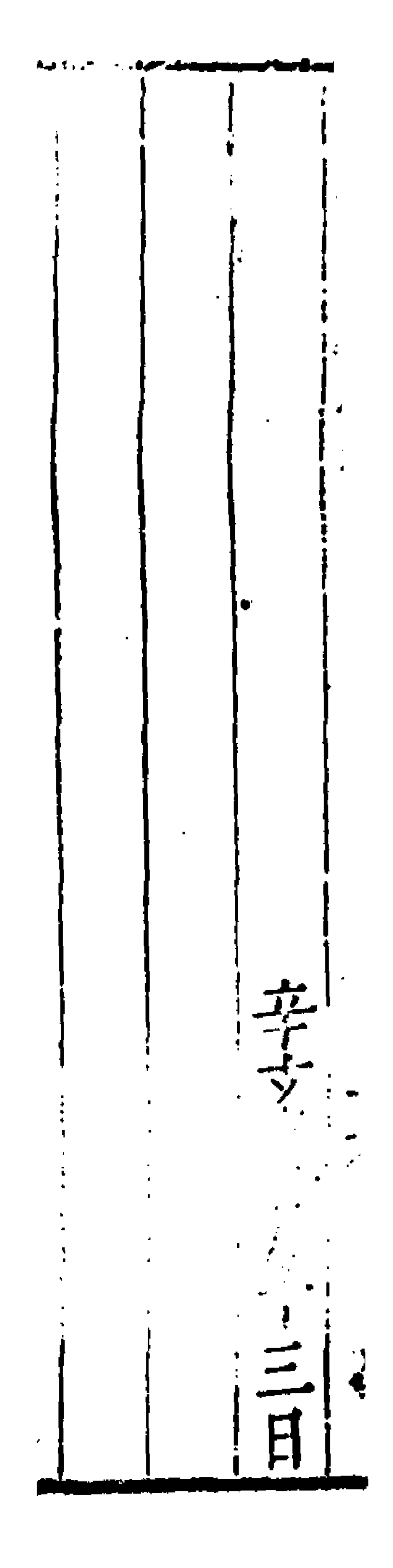
辛亥五月十三日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疏

心存公論以維世道事職齋居館中細閱邸報見御史徐兆魁力詆顧憲成業經寺臣吳炯一一辨析其誣職可無言第職伏而思之今天下動稱乏才凡言官之所條陳銓部之所推舉無不以人才爲先起廢爲急蓋諸臣之廢棄也遠者二十餘年于茲矣或以建言或以守職或以詿誤立 朝俱自卓然降謫實出無辜縱有小過猶當取其大節憐其久淹而一振拔之待其復職之後居官何如再課以司功之法耳未聞其人尚滯丘壑不在考

察拾遺之科而以言語文字之微遂錮人于
聖世也職筮仕之初與顧憲成同　朝見其諤諤持
正毫不阿狥兩入銓部而兩見黜俱以獨持風節
觸勢忤權至于削藉心竊重之及其居鄉倡明理
學一以程朱爲宗所著有劄記及商語最能醒悟
人迄今晉陵多君子皆其造就之力此尤諳藉中
之表表者何負于　國家而嫉之若讐耶嗟乎兩
京九列寥寥數人空虛光景可爲寒心先達既彫
零後來又難接續所堪遴擇塡補者惟有起廢一
路今憲成甫起田間未沾寸祿卽遭羅網使

皇上愈疑林下人終于禁錮貽戕賢者流毒　國家
尚忍言哉兆魁何不致思而輕發此難此其所關
于世道豈小小哉方今士大夫不安其位各懷去
志職久欲默默而去第受
皇上作養之恩目覩議論紛紜黑白混淆不得不據
本心以別白之卽曰職爲憲成之黨重加斥逐職
臣甘心矣宋儒程顥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職愚不識忌諱直陳鄙見如此伏惟
聖明勑下部院九卿科道從公勘議庶公道昭而人
心服矣



辛亥[illegible]三日

戶科給事中姚宗文爲臺臣疏辯支吾止工挑激
敢再爲糾正以祈
聖斷事職向因　計典叢議而湯兆京以據科道公
單爲解故引兆京口語一札質證不欲科道諸臣
虛受此黨之名也兆京既辯疏承認則職言非誣
矣兆京又自謂廣咨博訪而委之同臺差上并新
咨候
命諸臣夫差上之有單與否雖不可知然即令有單
未必盡偏曲之論也若新咨諸臣兆京既發訪冊
後聞其持論侃直者多既聽其相率繳冊矣可槩

誣之乎總之意所欲去者一字搆成即為實錄意所欲庇者千條實證目為浮言事固有臆斷之者援人無益也職得與臺省諸臣互相咨訪固不能使臺省同辭然敢以二人為證如職前疏所稱之王紹徽及御史徐兆魁所言之吳正志一正一邪一處一不處者也乞

皇上集九卿科道于廷從公議之如紹徽名下而開單者半正志名下而不開單者半則職甘受罔言之罪倘不然者恐斟酌參伍無枉無縱未敢為今日道也職詳兆京此疏其辯職疏者詞窮而淺其

所云吃緊在太宰進單一語挑激銓宰者意險而深從乎挑激之術誠工其所以誤銓宰者多矣今日徒[illegible]之詞而欲銓宰與職爲難乎職請得以今日人情所歸咎者與兆京再爲質證昨訪單未發時銓宰先發一訪單咨詢王元翰之黨與淮撫東林諸宰是非了然明白人不能昡也遲兩月而兆京倏有欲處劉國縉之說夫國縉力攻元翰力攻淮撫者也竟以南中餽賂一語不能相忘而首露機鋒倡此議論遂令銓宰聽熒于始此先事爲挑激者也收單後聞當事者恐議論相纏無已意主調

停調停非美事然亦當事之若心也兆京又用東
林一書欲處喬應甲諸人者宛轉之銓宰聞銓宰
即有不爲名流所與之嘆而于心遂偏此借人爲
挑激者也將過堂數日前聞部院彼此商量銓宰
意復稍解兆京用要挾一帖激怒銓宰以贊其決
葢欲銓宰隱中之而不虞其明疏之有此非常舉
動也于是執此成心牢不可破而成偏重不可返
之勢此用急著爲挑激者也夫言官與聞察
祖宗之意正欲其秉虛咨詢從公匡正如有不當者
且不難白簡從事而反以前後挑激始終相誤宜

今日人言藉藉以兆京爲議端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兆京于此三者何以自解于天下而已若職以孤立無偶之蹤生于奮名易加之地升沉之數非所慊心而耿直之衷不能自已至于支蔓詆毀非性所安復乎氣論之以破其挑激之意夫使職而明于衆寡强弱之算也則職之不當有言也久矣乞

皇上將職前後兩疏與兆京一疏

勑下九卿科道公議是非以上請　宸斷職無任屛息待

命之至

辛亥五月十五日

掌京畿道浙江道監察御史徐兆魁為游詞朋惑

邪正溷淆懇乞

聖明洞燭蒙蔽阿比之情以維世道事職觀從古以來未有義利不明之理學而甘利若飴說事情保貪橫傳食受餽無厭則自近日東林託名講學之諸臣始凡搢紳士庶無不知之而不敢發職慮其壞人心世道不淺頃因駁丁元薦一疏發之職何嘗一字失眞又何嘗一念欲搖海內諸臣之進即光祿寺寺丞吳炯有扶理學一疏職亦只據情理而析得失自別公道在人心亦甚明乃工部主事

沈正宗又有感時激衷一疏不勝憤懣之詞大張羅織之口其所指爲正非職所知所捝爲邪與職不類顧職所以疏東林者見聞實事也而正宗所以護東林者假借虛詞也千虛終不當一實稍有識者類能辨之況久稔東林之行徑者縉紳中十不止七八何足惑視聽轉促冑今未必有其人沈繼祖劉三傑則有矣職止慮正宗不憚爲繼祖三傑後身乃反借口誣人乎宋大儒如朱熹後雖乎繼卽魏了翁眞德秀亦何可多得職辨吳炯疏中其引二人之槩已悉東林固未能窺其藩也可惜

宋人眞僞反語以自附乎光祿少卿位秩不薄
朝廷久已待懲成而懲成不屑就從前論懲成者皆
在懲成辭光祿後果誰擠之乎懲成官吏部爲推
陞破處非一言立斥者于玉立當妖書日被劉文
蔚在沈令譽家搜得其與王士騏通吏部一書致
處而歸亦安得謂九死不回比年來玉立推吏部
推尚寶不止數次其不得
旨則時爲之也果誰能擠乎郎職駑下亦嘗叨推太
僕十餘次久未奉
旨亦敢尤人擠乎夫敢于擠君子者其人必小人若

以君子之名而肩小人之跡作用在躁動之境而行已在清濁之間則眞僞應辯也別眞僞以維世風固臺臣職也即犯小人所甚怒不畏也安得妄肆譏諷之言以鉗天下論列之口且以成偏黨之局而遂欺世盜名之姦正宗謂憲成爲善人語亦近矣若以爲眞理學則不獨職不謂爲然恐舉朝亦未之許也處士純盜虛名古人所歎道學行不顧言令人居多吳布衣與弼原以理學應徵辟及歸而與弟訟田紊滿公庭同時者羞爲王守仁何等功業良知之說至今猶有詆之者今日東林

似未必有二臣其人理學何容易乎近如羅汝芳
李材徐用檢祝世祿皆講學者羅李二臣尤其高
者乃楊時喬曾疏及羅以爲無稗世風李材則以
冒功論戍用檢則以守被論世祿則以貪而計處
今東林中似亦未有羅李其人者何必僉爲推尊
即如有朱那恕嘗師程顧後竟背之以去爲道學
害鄧本龍張栻門人也而附韓侂胄陸棠楊時所
擇婿也而諂范汝爲之死坐大逆誅高抑崇又時
門人也秦檜舉內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
氏之學此皆託講學以獵功名竟敗者東林中姦

猾作爲亦多投人能保無其徒乎臣即不忍以不
肖槩人乃自來理學之難眞如此至云隱身不忘
報
國則別無所見其唯二書矣二書之謬觸于王章且
以爲誤吳桐且以爲惜獨正宗乃嫌論者指爲罪
案何異去年吳亮段然汪懷德等共保淮撫不曰
不貪則曰忠清博大才望今淮撫竟何如哉且范
仲淹居憂上執政萬言書後來一生事業皆如其
言程顥年十八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
念黜世儒之論期非常之功試取二書與憲成書

較孰得孰失世豈有力保大姦大貪大惡如丁此
呂沈思孝沈鈇李三才等而尚得爲報　國乎只
云報私交可也夫臣之所以論東林者在維世道
而正人心而吳炯代辯不過廚傳飲食之末節臣
之所以辯炯疏者在別白廢棄諸臣不至爲稂莠
所混而正正宗乃云惟恐有一　君子之或進議論不
情至此亡論不足服臣即海內廢棄諸臣其臭味
素與炯枘異者何許斷不以其言爲德矣臣子徇
私情遂敢欺　君父黨里習遂敢枉是非其流之
漸將使　朝廷威福之柄下移于東林處士橫議

之推反尊于　國法其禍當不忍言然亦豈東林
之福哉臣區區憂　國憂時日
陛下進君子而退小人更望閣部大臣維持衆君子
毋比昵一小人而事多反覆每至漏網吞舟而梟
張之徒必欲爲人盡驅君子而後已殊可爲痛東
林中臣不忍槩指爲小人亦何能盡服爲君子其
瑕固可指人言豈無因誠能因臣之言反而求之
收攝寧靜之中以尋周程張朱之脉道路固不遠
指摘何從生如吉安講學鄒元標等同志諸臣海
内何人不服東林宜引以自親倘不其然而結納

之足如馳請託之門如市身心性情之不講而惟
呲報復之必行臣恐愈差愈遠將不得爲君子路
上人如沈正宗等即假之百口難以代其彌縫而
敗此一生終亦同于汩沒豈不惜哉臣疏已成復
見太常寺少卿洪文衡一疏語意頗平且謂臣不
憐憲成之久淹而欲其一出以觀其後此固臣望
人勉于末路之意但憲成起官不出與別淹者固
不同也伏乞
陛下早允憲成屢催之轉以散東林名色且免臣欲
擼其進之誣臣誠厚幸臣尚叨一日言責勿欺之

義素所自盟無隱之誠期于報　國若稍顧禍福
必不敢犯東林天地鬼神諒能鑒之更乞
陛下將臣前後三疏與救理學諸疏并
勑下閣部科道從公議覆使天日不蔽於陰霾讒言
已屈于清議世道幸甚臣竊不勝惓惓
辛亥年五月十五日

日講官吏部右侍郎王圖揭爲再陳私書聞見以豁羣疑事項祇俟　禁出城自甘嚴譴一切是非毀譽俱付之不問矣忽閱邸報見海石道長有疏謂鄭道長私書少宰曾寓目矣又見喬鶴皐道長有疏謂私書一事職輕信而闡之太宰矣又見徐十洲道長等有揭復訛以聞字爲傳字矣夫聞字猶涉風影傳字則近實事傳之一字職何能受總之皆係揣摩臆度之言非眞見也方私書初起時長安喧播已兩月職訪之殊無指實時察事方殷職絕不敢聞之太宰可問也此譬職

者借此欲陷職併陷徐十洲等遂致議論沸騰職
不得已移書太宰詢其得書根因太宰答云目今
訪單紛紛不知幾千百張若欲知其授受諸葛亦
難不肖何能記其一二又何能辨其眞假又移書
少宰詢其見書始末并詢筆跡果出何人少宰答
書前寒暄語不述後云讀翰教驚汗浹背斯何人
也乃爲斯語哉弟與仁兄講性命之學方欲絞乾
情浪掃盡凡塵何乃于世法中更生嫌隙從來無
後言亦無違心片語即閨帷中可亮也私書之說
宰絕不經談弟絕不入耳自與太宰相處二年

拿出一札相示安得坐人以無影之事而使我
[illegible]原弟兄自生離間鬼神在上天日可欺乎二老
原札如此詞白極其明晰令見藏職處人人可看
二老俱可質問則所謂少宰曾見私書識其筆跡
諸人供此駕誣于職并牽纏徐十洲諸公其屬冤
陷可知矣時有勸職將此二札發抄以自暴白者
因職兄有不許傳播手札之戒深佩其言故二札
亦曾悶以示人並不敢發抄將謂事久論定邊關
自熄不意蔓延至今猶然猜度横生也頃徐淮台
行私寄雖以徑坐王某等語倚衍皇有私書不知

出自何人何手等語可見公論亦知與職無干猶
徐十洲等有掌院未離都門可核可証等語職實
悚然不敢自諉于羈棲蓱梗不爲諸　公明白分豁
以留後來不了之局也少宰與職同年同官同教
習同典試同爲日講官三十年來肝膽相照情契
非薄今日諸人必欲挑左右手使之相闘令人傷
心若使職果希心非望擠少宰而自爲利必當生
遭葅醢死受焚剖天地神明實鑒斯言職去矣從
此噤口不復言是非毁與辯矣須至揭者
辛亥五月十五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湯兆京為煩言愈無根底懇

乞

聖鑒以正人心事頃緣計事紛囂豈與亦多途矣今者科臣姚宗文再疏乃忽取計事全局盡歸于職之一身若今歲之事職為政者職實與聞茲典可曰非職惟是疏中事理有刺謬者請得而言之宗文謂職以科道訪單諉之同臺差上并新咨俟

命諸臣職疏語意原不爾爾職疏言去冬即見在臺省尚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臺省互會那得云少則單所從來尚未言及于在差也至于新咨則職

初入　都門實循例發訪單其相率而不变則劉
國縉等禁之非職聽之職又安所從得單然必言
及咨訪在差新咨者爲宗文前疏述職語原係論
咨發訪耳職疏具在可以覆按其每疏必言與正
志者正志係職同縣非正志不足以坐職也正志
廢棄二十餘年祁入　都門即被陳治則參處此
中察册所載禮部光祿下俱已註降調矣必欲削
籍乃爲快乎院部會議太宰曾言此人向謫宜君
典史我知之難以議及部院同事諸臣亦豈有私
乎查正志訪單職衙門先後所投各一中間事款

一字不差不獨職一處藏斯單也至于始終挑激之說尤爲不情宗文疏謂太宰發單咨訪王元翰之黨與淮撫東林諸事是非了然人不能眩而又謂劉國縉係攻元翰淮撫之人則國縉者太宰之所知也職欲處之則惧太宰意何得言挑之喜乎挑之怒乎且國縉固保淮撫撫遼者單中所載人命贓私多有案卷印票兵刑大理同臺口語可証豈一依門傍戶可掩生平至于東林貽書太宰燮遭口語矣乃于考察戒嚴之際職復爲宛轉達旨以遠攻淮之輩此豈人情事理若職實達書太宰

而今日不認太宰謂職何如人宗文言職借人爲挑激無是事也若屆期欲寬金明時則實以攻參之故當事不無顧慮職以兩翻議定一旦忽移明言執諍投單考功豈望其爲職諱而云隱中哉若夫喫緊進單之語則因宗文謂職單爲私故言七人之單部院皆有非出職私耳而亦詆挑激則更非職疏語意且所謂挑激者運機冥冥混迹昭昭令人莫可揣控職性戇率鮮識避忌九死不回致來多口善挑激者不若是拙挑激二字日來祕訣翻取見加職不敢受稱寃不及于他曹乃屈獨多

干言路言路之額號更在告盟之朋好豈考察大典憑獨避言官偏閒交情乎劉國縉金明時伏機于前宗文肆毒于後何苦爲人作用查得巳亥京察御史許聞造亦于察前疏叅張養蒙李禎以爲逃察之計節奉

聖旨許聞造率逞私臆排陷臣僚今値京察之期顯是保全祿位本當重治念係言官姑且降一級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欽此當時曾不避嫌日後亦罕橫議今事體相類傍擊不休世道人心又一變矣蓋緣去歲局面國縉等巳因王紹徽竊附

太宰門牆而太宰不盡知也一旦處分作此怪事遂以爲職實破其局耳人各有咨訪人各有聞見職即不敢推諉要之事勢豈職一手一足所能握定若必欲加考察不當之罰則職實與事無所逃罪伏乞

勅下廷議叅詳職疏職事是否如科臣所言庶議論清而是非可定矣

辛亥年五月十八日